



通向幸福的路。 李世亭 摄

通向世界的坦途

吕翼

乌蒙磅礴,金沙潮急,在世人眼里,这里就是天险。昭通,是不可逾越的人间鸿沟。说起昭通,一代又一代的昭通人,心情非常复杂。那些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感受,就是一部皇皇大书。这里的大山险峻,险峻得让人难以想象。站在山脚看山顶,变幻莫测的天空中,只有不知方向的鸟在孤独地飞翔。站在山顶看脚下,江河纵横,云雾缥缈、虚幻,眼前一片模糊。山里的村寨,东一簇,西一簇,野生菌一样艰难地生存。乡亲们老死难以往来,老死走不出大山。大山里的人不是不想走出,实在是无路可走。很久很久以前,这里还不叫昭通,“昭明通达”也就是一个梦想。这里没有进人的路,也没有走出的路。层层叠叠的大山,将这块不太肥沃的土地挤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凶险而曲折的江河,像冰凉的蛇将这里紧紧缠住。山寒而水冷,人们透不过气,难以呼吸,见不到阳光,感受不到温暖,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,发不了声,都成了“瞎子”和“哑巴”,多数人似乎成了自生自灭的“虫蚁”。秦开五尺道,筑南夷道,还有若干次的外族进入,将紧闭的山门撕开了一个口,光亮自此而入,照亮了漫长而狭窄的古道。

人口和出口被依次打开,新时代的光芒下,昭通有了新的容颜。有人说过,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,星辰就会熠熠生辉。人们苦楚的脸上有了红润,开始做梦并为梦想而努力,“昭明通达”有了实质性的意义。昭通成了人人向往的地方,到过昭通的人,都会流连忘返。说起昭通的话题,他们都会跷起大拇指。从位置上看,昭通是云南省通向四川、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,中原文化于此进入云南。这块土地上的千顷池,是云南文化三大发祥地之一,可见这里之于云南的重要性。昭通是中国“南丝绸之路”之要冲,“锁钥南滇,咽喉西蜀”,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区。再往大处说,是内地通往南亚、东南亚和云南通往内地的双向大走廊。这样的路,当年征战的将士没少走过,负重的马匹没少将岩石踏出深坑,往来的商贾没少将狭窄的路拓宽。时过境迁,岁月流逝,昭通人在这里生根发芽、世代繁衍。眼下的昭通拥有很多别名:“革命老区”“苹果之城”“洋芋帝国”“天麻之

乡”“中国文学之乡”“彝人故里”……这些名字很响亮,富有特点,令人自豪。但很久以来,因为历史,也因为地理等原因,昭通还戴着一顶“帽子”:贫困地区。这顶“帽子”巨大、沉重,让人心堵,喘不过气来。昭通11个县(市、区)中,有10个国家级贫困县,其中7个县是深度贫困县。曾有数据显示,昭通贫困人口达184万之多。没有更好的出路,一切难尽如人意。往小处说,孩子要读书,要成长,就得走出去;男人要挣钱,要养家糊口,就得走出去。记得小时候,村子里每每有孩子长大,赖在家里不想动,母亲就会提着扫帚打过来:“找出路,别扒着门杆!”想想,真够辛酸。

人没有出路,一生受穷。一个地方没有出路,更多的人受困。昭通人都知道,没有路,没有更好的出路,要过上好日子,一切都是空谈。“与其坐而论道,不如起而行之。”昭通要兴旺发达,昭通要再创辉煌,要与全国人民同步小康,就必须找到出路——更宽阔的、更平坦的、能走得更远的路,要找到能通往富裕、文明的路。路是昭通的“血管”,是昭通的“命脉”,是昭通的“神经”。这一点,领导们看到了,看清了,看准了。昭通要抓大交通,难上加难,首先是思想上的问题。在乌蒙大山的高山峡谷里发展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,有人以为是异想天开,便热嘲冷讽:“想那些干啥?不切实际呀!昭通人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,还是种好包谷、养羊吧,这些东西实在!”观念之滞后,眼光之狭窄,行动之迟缓,让人头疼。但这没能阻挡昭通前进的步伐。昭通广大干部、群众的梦想,是要御风飞翔,是要迎难而上。穷市办大事,不容易!屈指一数,就有诸多困难:首先,山高水深,峡谷纵横,地质异常复杂,典型的“地质博物馆”;其次,紧缺高层次人才和金融人才。孙中山先生说:“治国经邦,人才为急。”没有专业人才,说什么都是空谈。再就是财力支撑之困。2018年,昭通地方财政年收入仅有78.2亿元,一说就吓人一跳。这点钱,除掉养人养机构的费用外,还能能做多大的把柄?乡人举目一看,四处都好像是穷途末路。但这并没有成为“躺平”的借口,相反,更加坚定了昭通人的信心。各级领导多次调研,多方听取意见,立下愚公志,再难也要破冰前行。创业,发不了声,都成了“瞎子”和“哑巴”,多数人似乎成了自生自灭的“虫蚁”。秦开五尺道,筑南夷道,还有若干次的外族进入,将紧闭的山门撕开了一个口,光亮自此而入,照亮了漫长而狭窄的古道。

人口和出口被依次打开,新时代的光芒下,昭通有了新的容颜。有人说过,天空黑暗到一定程度,星辰就会熠熠生辉。人们苦楚的脸上有了红润,开始做梦并为梦想而努力,“昭明通达”有了实质性的意义。昭通成了人人向往的地方,到过昭通的人,都会流连忘返。说起昭通的话题,他们都会跷起大拇指。从位置上看,昭通是云南省通向四川、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,中原文化于此进入云南。这块土地上的千顷池,是云南文化三大发祥地之一,可见这里之于云南的重要性。昭通是中国“南丝绸之路”之要冲,“锁钥南滇,咽喉西蜀”,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经济区。再往大处说,是内地通往南亚、东南亚和云南通往内地的双向大走廊。这样的路,当年征战的将士没少走过,负重的马匹没少将岩石踏出深坑,往来的商贾没少将狭窄的路拓宽。时过境迁,岁月流逝,昭通人在这里生根发芽、世代繁衍。眼下的昭通拥有很多别名:“革命老区”“苹果之城”“洋芋帝国”“天麻之

点,内地通往南亚、东南亚和云南通往内地的双向大走廊。于是乎,昭通的出路有了方向。

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,脑中有知识,胜过手里的金钱。昭通的行动迅速果断,出台了人才政策。2017年以来,面向全国引进19名高层次人才、130多名优秀紧缺人才,培养本土13名高级工程师、20名工程师。同时,组建院士工作站、特聘专家工作站,争取交通运输部专家到昭通挂职、云南省公科院在昭通设分院,成立由1名工程院院士领衔、34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外援团。这些专家,用责任来做事,用爱心来做事,用所掌握的知识 and 感动的心做事。好钢使到刀刃上,在昭通的交通建设中,这一大批人才作出了表率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采访过程中,我无数次听到一线交通建设者的故事。他们的手心磨出了硬茧,脸庞印上了沧桑,头发里多了白丝,脚步里增加了重量。他们把热爱、梦想、青春都献给了昭通,也献给了自己的梦想。我想,要是将来有一块不朽的纪念碑,让世世代代的昭通人记住他们与昭通交通的故事,多好。

多错出快错,多做长知识。在项目建设运营中,昭通成立了“昭通高速”和“资本运营”“水运投资”等公司,推行“一路(港)一策”;制定了17个高速公路管理办法、6个分类管理办法,这些规矩,为下一步的工作规避了风险,提供了保障;分别采取中央车购税筹资、PPP筹融、合作委托、合作建设和独立投资人、自建等方式,每条高速公路成立1家子公司负责运营,以实现资金滚动利用,实现项目增效增值;积极与四川、贵州两省沟通,互惠互通,合作建设跨省大通道,通过邻省立项承建或项目承建方融资,减轻了昭通上百亿元的融资压力,促进了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合作;面对投资达1300亿元的高速公路建设,各级相关领导不等不靠,主动出击,打好筹融资“组合拳”,投融联动带动投资200亿元、多方争取筹措资金300亿元、银企对接贷款融资800亿元。这些健康的“血液”源源不断地流淌进来,这块土地有了活力,有了精气神。

几年时间里,因工作的原因,我走遍了昭通的山水。在盐津豆沙关,我目睹了承载着昭通交通历史的五道并行,那崎岖蜿蜒、蹄印深深的五尺道,叫人深思;在鲁甸江底,我看到了铁索桥、钢梁桥、双曲拱桥,还有亚洲公路第一高桥;在巧家,高悬于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面260米以上的黔蜀溜索铁索桥,让人慨叹。我还看到大雄古邦——镇雄的大交通网络,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阶段”的红色老区扎西已通的高铁、万里长江第一港——水富焕发的蓬勃朝气……

成功者绝不给自己留任何借口。出路,在于真抓实干,在于一步一个脚印。人有恒心万事成,近年来,昭通市打出顶层设计、规划引领、创新驱动、人才支撑、资源整合、科学执行“组合拳”,环环相扣、步步为营,以构建大交通、建设大通道、打造大枢纽为重点,全面打响交通高质量发展攻坚战。昭通因此有了变化,也因之而有了出路。

昭通的出路在脑袋里,昭通的出路在脚下,昭通的出路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肩膀上。不从山脚起步,怎么到达巅峰?不真抓实干,坎坷怎能踏平?昭通之变,没有停止;昭通之路,正在拓展、延伸。即使脚上走出血泡,肩上磨出硬茧,青春如水而逝,昭通也要大步走下去。

昭通的出路终于可期。从乌蒙大山里出发的路,经风雨、历坎坷,将通往大海,连接世界。

侄女、侄儿最喜欢吃昭阳区盘河镇的烟熏豆腐,豆腐切成片后在火炉上烤出来,抹上香辣酱,满口溢香。两个孩子几天后就要回昭通,他们完全是典型的吃货,我得赶紧跑盘河去买。近两年开车走的是昭彝路,虽说也算二级路,但路面已经不太平整,坑坑洼洼,有些颠簸。朋友建议走高速公路,我还不知道何时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通到盘河。

2021年12月底,昭通有5条高速公路通车,宜昭高速(彝良至昭通)、都香高速(守望至龙头山)、宜毕高速(威信至珙县)、昭泸高速(镇雄至牛场)和镇赫高速。其中,宜昭高速在盘河、彝良、海子设3个收费站,城里到盘河只需半个小时。交通发展如此迅猛,简直恍如隔世呀!

20世纪70年代,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山区工作,3辆马车就把同行的6个男女载向盘河。路,是有的,从城里至钻家垭口是石子路,勉强可以通行,到了垭口下盘河,便是毛路。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,区区几十里路中间还要在大岩洞(有客马站)过夜,第二天才能继续往前到达盘河中学,几十里路居然要走两天。那叫什么路?由于路顺着河流而下,两边又是大山,山上有水流下来,把蜿蜒的马路切割成无数段。我和王同学数了一下,从垭口到三寨(盘河中学),居然过了18条小河。

我一个学期回城里一次,受够万般苦。第一次回家,6个同学中只有一个同学搭上熟人的马车,其余5个同学便步行回家。我们过了垭口,走小路来到北坝塘房已是傍晚,肚子早已饿得“咕咕”叫了,看到一个农民在地里劳作,就大声说拿粮票换点洋芋吃。那个人把我们带到家里煮了一锅洋芋给我们吃,我们付了粮票继续赶路。

在山区工作,我盼望的是什么时候有一条柏油路,骑自行车,或者坐上汽车,一阵风就到城里,吃上一碗母亲做的热气腾腾的饭菜,那好日子就来了。平时到公社或者中心学校开会,都要频频脱鞋涉水而过。反复数次,走热的脚正冒着热气,又得伸进冰冷的河水。最开始不敢过河,是当地老师背过去的,后来自己慢慢摸着石头过河。所以,大多数盘河人都有风湿病,我也在所难免,遇着天气变化,双腿最先“报警”。最难受的是冬天,北风呼啸,冰雪覆盖,一步三滑。后来,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由原来一个学期回家一次变成一个月回家一次。我呼朋引伴回城,自行车龙头上挂满了竹笋、野生天麻等土特产,车轮在盘河弯弯扭扭的土路上跳跃着、扭动着、迂回着前进,虽然速度慢,但比步行快了不少,大大缩短了回家的时间。有时迎着风雪从城里返回盘河,到了垭口,不敢骑自行车在“桐油凌”上行走,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,到了平坦处才敢骑。曾经遇过一次强大的天气,手脚完全冻僵,头发、眉毛全白了,到了学校开不了门,只好请隔壁的李老师帮忙把身上的钥匙取下来开门。

生命差点丢在那条路上。放了寒假,我都猫在家里不想出门。可是,那年月物资紧张,没有大米过年,我每月供应的15公斤大米,要到盘河粮管所去背回来。我是腊月廿四出的门,骑自行车去盘河。翻过垭口,天阴沉

得令人恐怖,雪开始飘飘洒洒地狂舞,北风钻进裤管里狠命地拉扯着双腿,我买好两个月的粮食绑在自行车上,开始返家。最难的是上盘河五马海的山坡,路全被冻住了,只得连推带拽地往上移动。每一步都十分艰难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由于走得慢,耽误了大量的时间,等上了垭口,已是傍晚。铅云低垂,暮色苍茫,气温下降,垭口的北风是出了名的刺骨,发出“呜呜”的怪叫声,路两边都是几天前下的积雪,当天又下了覆盖上一层。好在风从后边来,我心里一喜,天助我也,此风虽然讨厌,但我刚好顺风而行,风驰电掣般,家乡已近在咫尺。可是,我高兴得太早了,自行车的钢圈已经被冰凌封住了,刹车完全失灵,车子在狂风愤怒的推搡下,飞一样往前冲去。我大惊失色,自行车车身重,冲力大,完全失去控制,很快就要飞到拐弯处。那是一个急弯,那样的速度不可能转弯,完全可能飞下悬崖,葬身崖底。

我惊恐万状、魂飞魄散,年经轻轻就把性命丢了,实在不愿意啊!我一激灵,方向一打,让自行车向左边的山壁撞去,即便手折腿瘸,也不至于坠落悬崖没了性命。我成功了,山壁下的积雪那么厚,车轮被积雪使劲绊住了,脱缰的野马终于收住了脾气,我安全了,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经历了生与死的博弈,我再也不敢骑自行车了,只好慢慢地推着那几十斤粮食缓缓移动在风雪路上。

我每一次返家,或者返校,想着那段水和泥浆搅拌成的破路便心有余悸,尽管心里有十二分的不愿意,但教师的职业道德时时提醒我,山区还有那么多孩子需要知识,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?只是每一次被破烂的乡路折腾得筋疲力尽时,常常感慨:什么时候有一条平坦大道贯通乡村与城区,那该多美!

路啊,何时是个头!

8年后,我离开了山区,调到坝区,后来再到城区工作,对那条路陌生了,好久都没有走过。2011年,突然传来好消息,经过近万名建设者的艰苦奋战,备受关注的昭彝二级公路于8月27日在彝良县境内举行剪彩仪式,该路从凌子口隧道出去,分路直下盘河。盘河的路虽说是土路,但经过几届乡政府努力,拓宽了路道,铺上了砂石,垒了堡坎,群众出门方便多了。那条乡路废弃了,一条普通公路就这样修成了,比原来的羊肠子路平坦多了。原本突兀的山,奔腾的河,已经筑起了路,架起了桥,不仅是自行车、牛车、马车、摩托车,连汽车也可以行驶了,山里人有了最初的惊喜。

2020年,我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决不掉队》栏目组的3名记者到学校采访辍学学生,所到之处,无论是坝区还是山区的中小学均让人耳目一新,特别是通往各个乡(镇)学校的路都是清一色的柏油路或水泥路,教育正走上一条“快车道”。

盘河山区已经铺了柏油路,原来的土路荡然无存。特别值得庆幸的是,从大花村修了一条直通冷家坪的柏油路,我记得当初我去冷家坪家访,要走两三个小时,山路弯弯,滚石不断,危险相伴。我要劝返一名学生,初一年级时他便辍学在家。因为柏油路平坦,开车一会儿就到了。学生父亲说,政府把大路修到家门口,再

乡路变奏曲

周廷清

不让孩子回学校读书,就对不起国家的关心。最终,学生回到了学校。

在冷家坪,我遇到了当年在中学当过木匠的老彭。他说,党的政策好,修那么好的路到家门口,公交车也由城里直接开到盘河,做梦都想不到。他还说,现在的娃娃读书不要钱,吃饭也不要钱,这是娃娃们的福气,再不好好上学,对得起谁?

离开盘河中学,前去采访的几个人有着共同的感慨: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,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,人民也越来越富裕,交通越来越方便,学校也越来越漂亮,在环境优美的学校里读书和工作,真是幸福无比啊!

最让人兴奋的消息是宜昭高速的通车,盘河那段乡路变成了高速公路,大大地缩短了城里到盘河的距离,原来要走一天,现在30分钟就到了,了不得啊!

宜昭等5条高速公路的贯通,有力助推“交通+旅游”“交通+产业”的融合发展。村寨醒了,宽敞的公路连着家家户户,富裕满足了;山寨绿了,一年四季郁郁葱葱,瓜果飘香;山寨富了,小康路上扬眉吐气,欢歌笑语;山寨变了,各种家电、汽车纷纷涌入农家大院。路通业兴,路通民富,村民们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在逐渐改变,开始把苹果、核桃、板栗、樱桃、猪肉、土鸡、蔬菜等产品运到城里或集镇出售,工业品开始进村,内引外联,商贾云集,搞活了流通。同时,推动了一批农家乐、民宿的发展,实现民富村美的目标。

高速公路的开通,使交通更便捷,让山区与城区连成一条线,让远在异乡的游子离乡情更近,离亲情更近,心灵更亲近。一条条高速公路成了一条条旅游之路,一条条扶贫之路。这是乡路的历史变迁,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巨变。

